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四十七回 鎮江寧巧施緩兵計

承差陳大勇，隔著窗瞧見了三個賊人、兩個妓女鬧得實在難聽，好漢大怒。剛要進門動手，復又說：「且住，眼下他們的人多。再者，素聞武藝扎手。如今我要是一個人堵門擒拿，拿罷了，倘或走脫一個，那時反落朱文、王明等褒貶，饒省了他們的勁，還叫他二人挑眼：既知賊多，為什麼不知招呼我們一聲咧！等我出去，將他二人叫進來。」好漢想罷，順著舊路而走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朱文、王明他們，素日與陳大勇有個小俚戲。王明眼望朱文，講話說：「朱二哥，陳頭兒聽那聲兒呢罷？」朱文說：「未必，陳頭兒素行不是那宗人。」王明說：「二哥，如今年成兒，正直丈夫有幾個？我也得進去瞧瞧，我才放心呢。」朱文、王明忒透咧。王明說：「朱二哥，你聽過『夏迎春私探昭陽院』——齊宣王蹲在牆下，夏迎春腳登著宣王的肩膀子上去，可要登好了——《私探》這回書？」朱文說：「我倒聽過這意思。你今要學夏迎春，可要登好了，別掉下來，摔一地黃子。」

王明說：「罷呀，孽障。我今要學定了夏迎春咧。快蹲下，我把你這個屎蛋的！」朱文說：「好姪兒，竟敢強嘴了！」朱文剛蹲下，王明才要登肩牆，忽聽牆上「嗖」一聲，王明只當是賊人越牆，嚇得往後一仰，幾乎摔在牆下。

只聽牆下一聲響，王明害怕栽在塵。慌忙爬起咧著嘴，抬頭看，原來大勇牆上存。低言巧語來弔坎：「月丁合子闖了我的春。窖口裡邊叭哈到，戎孫全在腰內存。還是月丁是除果，窰兒搬山飲劉伶。你我快把撥眼人，亮出青子好拿人。」朱文、王明聞此話，大勇復又把活云：「我還順著舊路走，你們二位進大門。餘者之人在外等，眾賊插翅也難騰。囚徒倚仗賊名大，裡外全沒插上門。二位速去休息慢，不可大意與粗心。」朱、王二人齊答應，各把兵刃手中擎。拐過牆彎，二人一直向南走，逕奔賊宅那大門。

按下朱文、王明前去，再表承差姓陳人。輕輕復又將牆下，順舊路，逕奔賊人飲酒門。拐彎抹角到前面，還在賊人窗外存。不言大勇門外等，再表朱、王兩個人。

按下陳大勇又至賊人飲酒的房門以外，黑影之中，手擎順刀，隱住身形，單等朱、王二人到來，好一齊動手。且說朱文、王明聞聽陳大勇之言，不肯怠慢，王明手擎鐵尺，朱文是一把解手攘子刀，有尺半多長。兩個人慌忙跑進大門，一直向裡而走，並無一人攔擋。

在下方才已經交代明白，鎮江寧倚仗賊名遠近皆知；再者，他們這一行的有本事做大活的，無有不認得他的，焉能偷他？

再者，那些貓子狗子，連影兒也不敢傍。所以賊人勢傲自大，裡外門全都不插。書裡言明。

且說朱文、王明他們倆跑進大門，手擎兵刃，一直的向後面走，又進了二門，穿過大廳，下台階，二人舉目觀看。

他兩個，穿過大廳留神看：西廂房內點著燈。仔細聽，男女聲音全都有，大約賊人在房中。朱文、王明正觀看，忽聽人言喊一聲：「囚賊出來快受死，不必裝啞與推聾！」

劫殺楊家那一案，有人告狀上江寧。劉公准狀差我等，堵窩擒拿眾賊人！」大勇言詞還未盡，朱、王聞聽也出聲。聽出語音是大勇，故意兒，知會先來姓陳的人。好漢聞聽他倆到，滿心歡喜抖精神。按下他倆外邊罵，再整賊妓五個人。鎮江寧，一同徐、王正飲酒，忽聽窗外語高聲，又聽說為楊家事，要拿他們：進江寧。王凱、徐成也聽見，不由心中吃一驚。鎮祿到底膽子大，他與王、徐大不同。屋中開言向外叫：「外邊留神仔細聽：你等前來知會我，什麼話，請進屋中講分明。何必如此直聲喊，四海之內廣交賓朋。敢做敢當男子漢，鎮某也算是人物。既到此，快些進來言就裡，事犯公庭那一宗？天大官司我去打，要了腦袋也稀鬆。何必院中發急躁，快請進，說明不用動手爭。」

大勇、朱、王聞此話，他們仨，暗自著量怎麼行。

陳大勇等三人，聞聽鎮江寧之言，叫他們進去：「有什麼話當面言講，我鎮某並不是不講理的。男子漢敢做敢當，總要言明的是那一案，也不用你們哥兒們動手，官司我打定咧！」

眾公：窩主鎮江寧說的這些個話，有軟有硬，又露著朋友義氣：「但不知你們敢來不敢來？」大勇聞聽，眼望朱文、王明講話陳大勇，眼望朱文開言道：「二位留神仔細聽，既然他說朋友話，想來行事定不鬆。不枉坐地擎銀兩，犯事出頭理上通。怪不得，眾多好漢將他奔，仗義恰似宋公明。」

陳大勇，方才說的這席話，也有深意在其中，淨給賊人高帽戴，然後看風把船行。又和朱、王低聲講：「著意防備鎮江寧。咱們若是不進去，鎮江寧，反把你我看得輕。不入虎穴焉得子，成功全仗老蒼穹。」大勇說罷頭裡走，後跟朱文與王明。再說窩主名鎮祿，還有王凱與徐成。三人屋中無出路，敬此才將大話云。怎奈手下無兵刃，難擋公門應役人。心中想：大話鎮住公門役，挨遲時候等救兵。誰知大勇更不怕，就敢闖進那屋中。朱文、王明跟在後，各把兵刃手中擎。陳大勇，一個箭步躡進去，怕的是，賊人暗地下無情。朱、王一見不怠慢，一齊也進那房中。鎮江寧，一見三人將屋進，站起身形把話云。

窩主鎮江寧一見陳大勇等三人，齊進屋中站住，並無懼色，副頭目王凱、徐成就要動手。鎮祿一見，說：「王二、徐三休要動手，聽我一言。」二人聞聽，這才站住身形，兩隻眼睛瞅著鎮祿。鎮祿眼望大勇等三人講話，說：「你們三位就是江寧府知府，那位羅鍋子劉爺打發來的？」大勇說：「不錯呀！」

鎮祿說：「尊駕貴姓？」大勇說：「賤姓陳。」又用手往左右一指，說：「這一位姓王，這位姓朱，都是我的伙計。」鎮祿聞聽，復又講話，說：「莫非是那位大勇陳爺麼？」大勇說：「不敢，在下草號大勇。」鎮祿說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大勇說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鎮祿說：「在下有句拙言，不怕三位惱。這內中卻有個緣故。官司我可是打定咧，並非瞧見眾位的虎威，不敢動手，我們才束手受綁。三位要這麼想，可就錯了。別說是尊駕三位，就讓來三百人，也稀鬆。也並非是怕什麼羅鍋子劉爺又要賣藥呀；算命，賣什麼硬面餛飩呀，放我等過去，這全都算不了事。內中卻有一段情節，皆因句容縣白沙屯住的皂役吳爺，我們是生死之弟兄，當初說下有罪同受，有福同享。

而今他被劉大人拿去，現在監中受罪。我們要袖手旁觀，豈是大丈夫行事？」

鎮祿復又開言道：「三位留神仔細聽：皆因吳信拿進府，劉公當堂問口供。原說下，不願同生願同死，患難相扶拜弟兄。而今他遭殺人禍，鎮某旁觀理不通。再者是，三位也露朋友氣，竟敢闖進我屋中。你們過來快動手，將我們三人上綁繩。」大勇聞聽說「不必，朋友行事豈能更？我瞧鎮爺多重義，視死如歸要分明。既是鎮爺為朋友，並不動手想逃生。怪不得，成名傳遍南京省，人送貴號『鎮江寧』。陳某何敢做朋友，那算鎮爺把我輕！既如此，咱們慢慢去進府，再提上刑理不通。當堂去把劉公見，照應有我們小弟兄。」鎮祿聞聽說「多謝，多蒙仰仗我感情。」

鎮祿說：「話已說完咱就走，趁早快快進江寧。」說罷才要向外走，忽聽那，一人喊叫把話云：「這件事情我不允，要進江寧萬不能！」

鎮江寧與陳大勇二人，話已說明，剛要向門外面走，忽聽背後一人一聲大叫，說：「這件事要這麼行，我不允！要叫咱們進府也容易，他們三位必得抖點武藝，也與我們瞧一瞧，我們也開一開眼！」鎮祿扭頭觀看——原來是徐成。鎮江寧說：「賢弟，你休要無理，聽我講訴與你。」

鎮祿扭頭開言叫：「老弟留神要你聽：你我並非別人等，患難相扶好弟兄。吳哥目今身有難，現遭官司受官刑。」

他被劉爺拿進府，死生只在眼然中。咱這行，全憑『義氣』兩個字，有罪同受理正通。只顧你今來胡鬧，江湖上，朋友聞知落污名，說明有更神前義，不念當初結拜情。人活百歲終須死，賢弟呀，只怕死後不留名。」一席話，說得徐成無言語，垂頭低頭不作聲。眾人這才向外走，一心逕奔府江寧。這一來要知完案殺兇犯，明日前來講分明。

